

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
Jing Mei San Wen 精美散文

域外风情



共赏精美散文，透过名家笔触，感受唯美。
翻开本书的那一瞬间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享受阅读之乐、感知之乐、人生之乐。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精

域外风情

主 编：卉 放

编 者：许靖江 张国彦 沈 凌
乔化永 陈 姝 包丽珍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域外风情 / 卉放等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1 (2010.2 重印)

ISBN 978-7-5306-5537-5

I. ①域… II. ①卉…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696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前言

写作是语文学习的重要环节,也是考场夺魁的重点。怎样才能写好作文呢?综合平时老师讲的和一些著名作家们总结出的经验,不外乎是要阅读名篇佳作、观察生活中的细节及勤动笔练习,并注意遣词造句、语法等等。但问题是学生课业负担加重,学习压力过大,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广泛的阅读和练习,这就难免在写作方面丢失自己的优势。

针对学生们存在的这些实际问题,我们委托了有丰富教学经验且在教学一线的老师,从历年出版的《散文》月刊中,精心编选了《仰念大师》《开拓视野》《自然之歌》《域外风情》《青山绿水》《爱国情怀》《科普新知》《生命之歌》《童年忆想》《乡情难忘》《四季之歌》《人物绘像》《议论风生》《友情温馨》《天下民生》《抒情短章》《幽默趣闻》《亲情永恒》十八本适合学生阅读与写作的分类散文。

之所以从《散文》中选编,是因为它是专发散文作品的纯文学刊物,文章大多短小精炼,适合学生学习;再是许多著名作家和大批优秀散文作家都曾在《散文》发表过文章,均适合学生借鉴和模仿;再再是《散文》的文章题材广泛,贴近生活、实用,解决了广大学生的接触社会少、生活面窄、写作题材少的问题。

本套书题材广泛,有记叙亲情友情的,有描绘祖国山川的,有议论世间百态的,有摹写人物影像的。每册都是按照专题选编,基本涵盖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这从各册书名就可以看出。这可以引

导青年读者朋友尤其是学生贴近生活,观察生活,在行文写作中明确写作主题,简便迅速快捷地找出写作素材,以锻炼、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水平。

本套书分类明晰,像叙事类的《仰念大师》《童年忆想》;写景类的《青山绿水》;抒情类的《抒情短章》《爱国情怀》;议论类的《议论风生》;写人类的《人物绘像》,还有《科普新知》《幽默趣闻》其他类别。在《亲情永恒》册里又分母爱篇、父爱篇,祖孙情、家人情、夫妻情、手足情、亲戚情等。《四季之歌》册里又分春之歌、夏之歌、秋之歌、冬之歌等;《人物绘像》册里又分劳动者群像、知识者群像、女性群像、老人素描、孩子小像等,使之按类查找方便快捷,基本上囊括了写作、摹写、练习的各个方面。在每篇文章中,还用色块标出了精彩句子,学生翻阅、检索起来非常方便。

由于本书编选的范围比较广,不但适用于初、高中生,对于一般大学生和喜好写作的读者也非常实用。

因本书的文章都是在《散文》月刊上发表过的,此次选编时,对所选文章的作(译)者都已寄发过稿件征询信,大部分作(译)者都有回复。但由于《散文》发刊30年,时间跨度大,且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信件被退回。如该文章的作(译)者看到此书后,请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联系。敬希谅解。

编者

目 录

contents

尼亚加拉大瀑布	姜德明 / 1
三瞻密西西比河	佳 宁 / 4
华盛顿印象	李存修 / 7
雪履湖	佳 宁 / 11
美丽山梁	刘成章 / 15
巨人树——旧金山“优山美地”大树区印象	唐 挚 / 20
都市清流——洛杉矶中央图书馆印象	易 水 / 24
说捐献	海 龙 / 27
珍珠港的早晨	顾 行 / 32
哈佛·哈佛	朱世达 / 35
蒙特利尔的落日(外一篇)	柳 明 / 41
美如冠玉的布查特花园	王 宁 / 44
巴拿马城漫步	丁 炜 / 47
老桥	丁 宁 / 52
巴黎侧影	王宪华 / 55
塞纳河畔夜幽幽	阎纯德 / 59
街道上的巴黎	熊培云 / 64
心愿	王钟华 / 68

德国是个谜	晓 红 / 72
在牛津	马 力 / 77
维也纳回声	刘季星 / 82
多瑙河之波	章 武 / 89
闲聊波尔卡(外二篇)	黄锦萍 / 92
亚得里亚海的美神	丁 宁 / 97
子虚威尼斯	(法国)卢 岚 / 102
雪霁访新圣母公墓	张恩和 / 105
欧洲的鸽子	许 淇 / 109
俄国人的乡村别墅	盛祥兰 / 112
彼得堡的上海厨房	张抗抗 / 115
白夜在北岬	(法国)卢 岚 / 119
北极小品(节选)	刘志侠 / 122
古都的意味	冯骥才 / 127
上野赏樱	叶渭渠 / 132
天造之美——记日本松岛	刘厚明 / 135
奇特的“废品公园”和钱德先生	资华筠 / 139
我想起小诸	陈德文 / 141
骑着大象游曼谷	田永昌 / 144
樱花行	王子野 / 148
萨拉拉,阿曼的瑰宝	石 铁 /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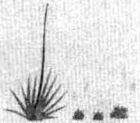
尼亚加拉大瀑布 / 姜德明

尼亚加拉大瀑布跨越了美国、加拿大两国，闻名于世界。我从电影和画报上早就见过它雄伟壮观的景色。如今来到了美国东部边城布法罗市，当然要一观这实景方休。

没有看到瀑布以前，先就看到广阔的停车场和大商场。高级商店和小铺都有，各类饮食店更多，顾客当然都是为探访大瀑布而来的。往大街的深处走去，隐隐地可以听到从天边传来的雷声，空气也显得湿润。那不是雷声，是瀑布水声，吸引你不得不快步向前。走到岸边才发现它是如此横阔，足有数百丈之宽，白色巨浪从天而降，气势逼人。天色蔚蓝，瀑布如雪如云，又给人一种舒适明朗的感觉。世间的一切细流在它面前都会感到羞愧，更值得骄傲的是，不论春夏秋冬它奔泻不止，万年不歇，永远唱着一支壮伟的歌。

面对大自然的奇妙，很难不让人想到：这天然的美景简直就是神灵所缔造！不知又有多少代人曾经风尘仆仆地来朝拜过它。人已朽，而自然却是不朽的。也许终于有一天，由于人的罪过，自然也有朽灭的时候？

从瀑布前方可以登电梯到高处去瞭望，看台上装设有不少望远镜，投进硬币后即自动为你打开了遮挡。当然，进入这座瞭望台也先要投币。如果乘缆车，到谷底乘小轮直驶瀑布，去领略一番让飞溅的水珠洒落全身的感觉，你还要付一次钱。如果说是自然之神赐予了人间奇观，那么越到现代，各种认识自然的手段越先进，



人们看到的景观也越多。当然掏钱的机会也比过去多了。一讲到钱,又难以实现平等。不过还算公允吧,不花钱,少看一点景就是了。我未能免俗,也登上了瞭望平台,看了反不如在岸边感到那么逼近,有实感,不如初见它时那样的惊心动魄。钱花了,得到了某种满足。这才体会到,好奇心和虚荣心都可以用钱来医治。

我读过19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的《游美札记》,远在1842年的春天,他也到过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时交通不便,他常要乘坐疲劳不堪的马车,住在简陋的驿站小旅馆里。他从伊里湖畔乘小火轮来到布法罗,正是个清晨,那急切地想看大瀑布的心情与我初来时的感觉无异:“那时候,尼亚加拉大瀑布既然就快在眼前了,我们可就急不可待,不肯在任何别的地方耽搁了……”“只要车一停下来,我就侧耳静听,看是否能听到瀑布的吼声,同时还不断地往我认为一定是瀑布所在的那方面死乞白赖地看;我所以知道瀑布就在那一方面,因为我看见河水滚滚朝着那儿流去,每一分钟都盼望会有飞溅的浪花出现……”一百四十多年以后,我来到布法罗,在见到瀑布以前却没能找到树木丛林,河道也不长,我怀疑有的自然景观早已被现代化的建筑所占据。当狄更斯攀登到一片嶙峋的乱石上,“那时澎湃大作,震耳欲聋,玉花飞溅,蒙目如眯,我全身濡湿,衣履俱透。原来我们正站在美国瀑布的下面。我只能看见巨浸滔天,劈空而下,但是对于这片巨浸的形状和地位,却毫无概念,只渺渺茫茫,感到泉飞水立,浩瀚汪洋而已。”若是今天,一登上直驶瀑下的小轮,船家便发你一件轻便的雨衣雨帽,一律是蓝色的,连儿童穿的都有。不会再有当年狄更斯那样衣履尽湿的狼狈相了。而且在小轮上还可看到海燕冲向瀑布的壮伟景色,原来飞瀑中夹带着不少小鱼,海燕为此而不停地搏击飞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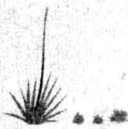
狄更斯的译文,我引自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张若谷先生的译本。我欣赏张先生的译笔,他把作者的某些描写变为近于骈体的风格,既传神也节省了文字。根据古今中外作家的经验,写景实

非易事，骈句运用好了却可省力。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当他1917年漫游美国时，也曾来过尼亚加拉大瀑布。他是这样写的：“盖是水也，远望之如白云缓缓，坠于平野，近视之如羽客翩跹，落于九天，万斛源泉奔腾直落，吟呖之声，鞞嗒之声，数十里外，犹得闻之，虽沧海之回澜，水无涯而合岸，犹不足此声也。”我是距诗人七十余年以后来的，直感到他的文字也很简约，而文学到底是夸张的物事，那水声数十里外可闻的感觉我却全无。说数里之外更近于真实吧。

狄更斯笔下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写得比较形象，作者的心态描写也很丰富。当他望着那倒悬的晶莹碧波时，“它的巍巍凛凛，浩瀚峻伟，才在我眼前整个呈现”。“于是我感到，我站的地方和造物者多么近了，那时候，那幅宏伟的景象，一时之间所给我的印象，同时也就是永永无尽所给我的印象——一瞬的感觉，而又是永久的感觉——是一片和平之感：是心的宁静，是灵的恬适，是对于死者淡泊安详的回忆，是对于永久的安息和永久的幸福恢廓的展望，不掺杂一丁点暗淡之情，不掺杂一点恐怖之心。尼亚加拉一下就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留下了一副美丽的形象；这副形象，一直永世不尽留在我的心头，永远不改变，永远不磨灭，一直到我的心房停止了搏动的时候”。狄更斯在布法罗流连了十天，大自然的美景洗涤着作家的灵魂，尘世间的一切烦恼都离他悄然而去。然而，我却不能在此久停，只能匆匆一面又匆匆而别了。可惜狄更斯生活的年代，声光电化还没有发达到今天的地步，若是现在晚上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前，更别有一番景色。不仅两岸灯光如昼，有钱的人还可在高塔上订个座位，要点吃的，一边听着轻柔的音乐，一边凭窗看夜景。岸上直射大瀑布的彩色灯光不时变换着色彩，时而绿，时而蓝，变得比白天更加迷幻而神秘了。

不知狄更斯看了是否喜欢，还能写出那么富有哲理，充满诗意和野趣的文字吗？

1988年10月



三瞻密西西比河 / 佳 宁

在芝加哥乘“灰狗”长途汽车西去，游历了中部大草原，西部山地、沙漠后，又乘“灰狗”东来。

西去时没能看到密西西比河，现在自西部回来无论如何要看一看这条从儿时便辄心向往的大河，听说在圣路易斯看密西西比河最为方便，于是圣路易斯便成了我们旅行中的重要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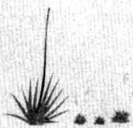
这座以法皇路易十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是密西西比河上最大的城市。这里有构思奇特，线条简明含蓄的现代化建筑，有庄严典雅的古代建筑，有景致和谐优美的欧洲花园，有代表上世纪风采的铜像，还有婆娑的树阴，柔软的草坪，它就像是个仪态天然，穿着适度的美人。

我们来到圣路易斯门。这是美国最高的纪念性建筑。提到纪念性建筑，人们会觉得线条必定优美而又复杂。然而这座建筑却只有一条线，那是一条抛向高空的抛物线，它是那么的高，若要看到它的顶部，头与身需成直角。想拍照也很不容易，需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拍到它的全貌。圣路易斯过去是从东部通往西部的必经之路，这座呈抛物线的门洞便象征着重西去的大门。

“我们已经见到了美国最大的摩尔，最高的纪念建筑，现在该去瞻仰最长的河了。”我对我的旅伴扬扬说。

密西西比河离圣路易斯门很近，不需乘车，不一会儿我们就走到了河畔。我们看到的密西西比河河水浑浊，河面也不像我们想得那么宽阔。它不像漓江那么清，那么令人神迷，也不像闽江那么绿，那么叫人心醉。它不像那宽阔浩渺，横无际涯的长江，也不像那叫啸奔腾，波涛澎湃的黄河。然而它浩浩荡荡地流过来了。水流是那么雄浑有力，气势是那么威严，胸襟是那么博大，情思是那么深沉。它带着中北部的雨雾霜雪奔流六千公里泻入温暖的墨西哥湾。它温柔地滋润着北美洲广阔的土地，浇灌了万顷芳草与良田。它冲洗了它的命名者——印第安人的鲜血和黑奴们的眼泪，涤荡了美国人民伟大的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的硝烟。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北望去，只见那边大桥横跨，河水滔滔，两岸树木葱茏，河中岛屿散碎。那深灰色的河水与天际低沉的乌云共同组成了一幅庄严的图画。回身向南望去只见河水泛起了无数层细浪微波，建筑的倒影正随着水流而起伏摇荡。那里还停着一艘马克·吐温作品中所描写的那种轮船。不正是密西西比河孕育了美国的文化，用她的乳汁喂养了马克·吐温那样的文学家么？那坚定乐观的精神，敏锐犀利的笔锋，那活泼的节奏，响亮的音节，极度的夸张，妙趣横生的幽默不正是这块土地所特有的么？然而，令人感到扫兴的是，船头有一块视线无论如何也躲避不开的汉堡包广告，使人顿生焚琴煮鹤之感。看来大自然的恩惠，文人的才华，科学家的智慧都逃不开商人的算盘珠了，这是何等的憾事啊！

从密西西比河畔我们又回到了圣路易斯门，因为刚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向抛物线的右端走去，走到那里便不见了。彼时，瞻仰密西西比河的热望促着我们离去，此时，巨大的好奇心又牵着我们转回。待我们走近方才发现那抛物线底端内侧居然有两扇大门。进门后又发现里面居然有个面积很大的大厅，厅内正在举办早期移民生活展览。然而我们最大的发现却是这儿有个形如方盒



子的电梯,可以把我们送至拱门的顶端。我们买票后被关进盒子,并把自己用皮带捆到座椅上。因拱门成圆弧形,盒子电梯不能直上直下,而是要边升边爬,每爬一个阶梯我们的身体便要震动一下。从底部爬到顶端需四分钟时间。顶端内部是中间隆起的弧形长廊,并有一横线标出拱门的至高点。长廊两侧各有一排小窗。我与扬扬站在制高点上的小窗前观赏圣路易斯的风姿。千姿百态的现代化建筑,古老的教堂,环形的体育场,柱形的高塔都历历在目,只是从距离地面 630 英尺的高空望下去小得像是由精致的积木搭成。回身走到对面的窗口,我们看到这里天空寥廓,大地苍茫,近处工厂林立,远处田畴平展,再远处还可以完整地看到略显弯曲的地平线,落日遗留下的红、橙、黄、绿、蓝,五色云气均匀地柔和地融在一起附着在上面。而密西西比河就像是一条飘落在地球上的亮晶晶的银带,又像是一条长龙横卧在广袤千里的土地上不见首尾。它蜿蜒匍匐地来到我们脚下,左肩担起伊利诺伊州的工厂,右肩担起密苏里州的大城又向南去了。

从圣路易斯门下来我们心满意足。在去河对岸伊利诺伊州朋友家的途中,我与扬扬不断地对我们的好运发出感慨,因为我们不但能亲临密西西比河,还能从高处俯瞰它的全貌。没想到吃罢晚饭朋友驱车又把我们送到密西西比河畔。我们看到时此密西西比河的景象较白日更为动人。在沉沉夜幕之下,圣路易斯门像一条光带抛向天外。顶端观望台的红灯像是丹顶鹤的红冠,又像是一颗大红宝石在那里闪光。河对岸圣路易斯的楼房华灯高照,在河上投下了五彩锦缎似的不断颤动着的倒影。铺着灯泡的河岸火光烛天,煌煌如有众星坠地。密西西比河便载着这满江的灿灿灯火,和我们这远方来客的友情,向南奔流而去了。

华盛顿印象 / 李存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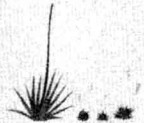
像北京吸引着外国人一样，凡是到美国去的中国人，谁不想到首都华盛顿看看呢？

好容易熬过纽约紧紧张张的四天，西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载着我们向华盛顿飞去，四十分钟的航程，一起一落便到。

在华盛顿本来是三天，减为两天，但安排好的节目一个也不想放过，这样就只好精打细算挤时间。当晚深夜下榻雷梅达中心酒店以后，仅休息了三四个小时，次日一早就被电话催醒，二十分钟的早餐，然后就快马加鞭赶路程：议会山、白宫、林肯纪念堂、华盛顿纪念堂、国家美术馆、史密森航空与宇宙博物馆、阿灵登公墓、肯尼迪中心、联邦调查局、国家造币厂等。主人尤太太又见缝插针，将唯一的一个晚上安排我们参加了费城交响乐团在肯尼迪中心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

华盛顿的气氛较之纽约平静、缓和，使人感觉轻松，能够舒心地喘一口气。

这座首都遍地碧绿，除了马路和楼房之外，几乎全为草坪，修剪得整齐美观，闪着绿油油的光，要是能上去打几个滚，那才惬意呢！草地上有稀疏的游人，或阅读、或野餐、也有的静坐闭目养神。成群的鸟雀在草坪上觅食、追逐、起落。没有人惊吓它们，更没有人伤害它们，对我们这些黄皮肤的陌生人，照样友好、亲近。还有那一只只灵巧的小松鼠，在空荡荡的长条椅上跳来跳去，有的竟然大大方方地坐在上面，似乎成了这里的主人。玩腻了，便越过界限，



跳到马路上，将两只小前爪抬起，摇晃着大尾巴，与街上的行人寻乐。汽车驶来，才慌忙退守草坪。小松鼠如此活泼大方，使我想起了它们在中国深山老林里的同宗，个个被人吓破了胆，一遇游客便没命地奔逃。二者脾性相差如此之大，究其原因，该是不言而喻了。

城市建筑虽然宏大，但无冒尖的高层楼房，而且多为乳白石。正像初次飞临城市上空从云缝里见到的一样——一片缥缈的、乳白色的异国宫殿。楼房并不是密密麻麻，而是错落有致，横竖成行。马路宽阔、平坦，所以城市建筑比纽约那片水泥的森林显得更为低矮。耳畔没有一阵阵尖叫的警车，空中没有一眼望不透的灰蒙蒙的烟尘，街头路边也没有那大堆大堆的黑色塑料袋。（纽约的垃圾全部装在黑色的塑料袋中，堆集街头，据说从来都清理不完。）整座城市显得整洁而清新。

除了碧绿的草地和乳白色的建筑之外，还有黑色的居民。他们有着健康的肌体，发达的四肢，鬈曲的头发和雪白的牙齿。工地上劳动的是黑人，路边的小商小贩是黑人，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也多是黑人。我们路经三个运动场，里面跑跳拼抢的也都是黑人青少年。看到他们一个个健壮的黑色身影，我好像觉得美国女排中的海曼、短跑明星刘易斯和拳王阿里等都活跃在他们当中。以前，曾有人说华盛顿是白色的城市，也有人说是绿色的城市，当然他们言之有据。但我觉得是一座黑色的城市，因为在大约七十三万居民中，将近六十万是黑人。不过有一点还应说清楚，这种优势只有在首都存在。我们入境之后，不论在机场码头，还是旅店饭馆，装卸搬运、端盘洗碗、收拾房间似乎才是黑人的职业，看起来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社会地位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华盛顿能够成为一座白人国土上的黑色城市，是由它不平凡的历史决定的。

早在一七七一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选择了位于波多马可河东北岸，坐落于马里蓝州与弗吉尼亚州之间的一片地区作

为新首都的所在地。可是这位领袖没有等到自己理想的实现就去世了。一八〇〇年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就把首都从费城迁到尚未全部建成的新首都，为了纪念华盛顿就把新首都命名为华盛顿。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在此屯有重兵，所以被解放了的黑奴大部拥向这里，居住下来，世代繁衍，迅速增加，一直达到今天这种在人口比例上占压倒优势的局面，而且市长也是黑人。

在美国的参观项目，出国前就到手了。见日程表上有调查局和造币厂，心头禁不住有些诧异：此等戒备森严的单位，难道美国的保密机关竟会如此慷慨大方地让游客光临？

参观完毕，心头的疙瘩自然消除。首先，我们被通知不准携带相机，然后排成长串，按照指定的路线，进入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迷宫似的玻璃胡同。胡同只有一人宽，两边尽是办公室，虽然看见里面有人在操作、在争论、在按打字机，可是听不见任何声音，这是因为厚厚的安全玻璃隔断了声源。在造币厂，情形大致如此。从成堆的纸张，一直看到刚生产出来的一捆一捆的美钞，最大的一张面额为十万美元。每个车间，各有一名黑人职工，尽管参观者像流水一样从玻璃外面流过，但他却无时向外张望一眼。待被身后的游人挤出玻璃长廊之后，我悟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并不是美国当局慷慨大方，而是现代先进的科学帮了他们的大忙，根本无须安插警卫，层层设防。这样的参观，等于看了两场无声电影。

我把华盛顿的白宫比作美国的眼睛，因为它向外界传递着美国政府的表情。进出无妨，但要经过一定的安全检查，看你身上是否藏有炸弹、枪支或匕首之类的凶器。我们都知道，总统里根一家就住在二楼和三楼，但游客只能在底层转转，谁又能越过雷池一步呢？

依照导游人员的指引和安排，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在十二个展览室里进进出出，人们十分珍惜这几十分钟宝贵的时间，虽不准拍照，但我们可以用心灵的窗户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引进记忆的仓库。

在国宴厅大理石壁炉架上，刻着一段白宫的箴言：“我祈求上



帝赐福给这座白宫，以及今后所有在这里居住的人。希望只有诚实和有智慧的人在这里做主人”。这是1800年秋天，在白宫尚未装修好的一间寒冷的屋里，总统约翰·亚当斯写给他的夫人的信中提到的。我想，亚当斯总统的祈祷确实感动了上帝，上帝降福于白宫，使美国仅在二百余年的时间内，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至于住在里边的历代主人是否诚实，那只有上帝才知道。

白宫也有着自己不平凡的历史。它经历过多次重大历史事件，见过许多世界上的头面人物。不幸的是，一八一四年曾被英军烧毁，后又进行重建。白宫外表的沙岩石墙在建筑过程中曾经染上白色，因此很早就叫做“White House”（白色的房子）。华盛顿的建筑为什么多为乳白色，大概与此有关吧。

走出客厅一端的大门，是白宫南草坪（South Lawn）。这块不大的草坪立刻吸引了我：高高的旗杆上，似乎飘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丛丛绿树中，传出了中国国歌的旋律。邓小平同志、赵紫阳总理在美国总统的陪同下，步履矫健，微笑着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周围的彩旗、鲜花为这块高贵的草坪生辉增彩。这时，天上的云层散去，透出一派日光。脚下的每一株小草都露出生机，每一片绿叶都闪烁着光泽。游客们匆匆而过，我却留步又陷入沉思。激动之中又涌出一股复杂的感情。

离开白宫后才打开导游小册子：“美国总统一家和总统本人邀请你们参观他们伟大的家，体验一下白宫的温暖和肃穆的气氛。”这明显的是言过其实，这里肃穆有余，温暖不足，使人浑身感到拘谨。对不该粉饰的进行粉饰，效果适得其反。

华盛顿之行，印象很深，尤其是白宫。因为心头总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觉得它像一层白色的障壁横在台湾海峡。

但愿这层白色的障壁早日随着历史的潮流而去，有更多的中国人在白宫的草坪上留下足迹！